

时间的算式

□柯光閃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苍松翠柏之间，静静安放着一对莆田籍革命伉俪的灵盒。他们离家时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归来时却已是一段尘封了半个世纪的传奇。很少有人知道，这对从木兰溪畔走出去的夫妻，曾用最独特的方式丈量过爱情——不是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而是以“亿”为单位、一秒一秒累积起来的漫长思念。

木兰溪的水，从莆田的山川流过，从莆田的平原淌过，最终汇入大海。溪水知道，有一个名叫薛介民的少年，和一个名叫姚明珠的姑娘，从这里出发，走向了远比大海更辽阔的远方。

那封穿越了硝烟的信上，密密麻麻地写着时间的算式。

1945 年，抗战胜利的消息刚刚传遍世界，薛介民在异国的灯下提笔给远方的爱人写信。他没有写“我想你”，也没有写“我爱你”，而是在信封上，用数学公式郑重地写下了两行算式——十年相爱，三亿一千一百万零四千秒。

八年分离，两亿四千八百八十三万二千秒。

他算得那样认真，那样精确，仿佛每一个数字都是一颗落下的雨滴，敲打在他思念的心上。

这两行算式里，藏着一个时代最沉默的深情。

他们的故事，始于青梅竹马的少年时代。

薛介民与姚明珠自幼相识，在动荡的时局中发现了彼此灵魂深处的共鸣。1935 年春天，薛介民在写给姚明珠的第一封情书中郑重写道：“我俩不该为了爱而忘了生活，大众和国家！……也可以说我爱你的动机，就是我俩的志同道合吧。”那一年，山河破碎，一个少年用“志同道合”四个字，为他们的爱情定下了毕生的基调。

那时的他们，不过是木兰溪畔两个怀揣理想的年轻人。他们在医校读书求学。他们本该在和平年代里顺理成章地相识、相恋、相守，像所有平凡的恋人一样，在柴米油盐里消磨一生。

然而日寇的铁蹄踏碎了所有岁月静好。

1938 年，薛介民弃医从戎，考入成都空军军士学校，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要去天上，去那片最接近死亡的地方，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身后的同胞筑起一道屏障。姚明珠没有哭。她鼓励他。后来，她在信里写道：“当你高飞在空中时，希望你低首向社会的每个角落细查……把伟大的爱普遍地播撒给大众。”那一刻起，他们的爱情便不再属于彼此，而是属于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

抗战八年，两人天各一方，在各自的战线上流离。他在空中飞越“驼峰航线”，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是永别；她在后方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每一次出门都可能一去不返。可薛介民却在异国的天空下，固执地计算着每一个流逝的秒数，仿佛只要他数得足够认真，时间就会在某个瞬间停下来，让他们重新回到故乡庭院里那个初见的午后。

他甚至写下过一封《给陌生男子的一封信》。在那封信里，他设想自己牺牲之后，希望未来能照顾姚明珠的那个人，能够真心待她。他没有嫉妒，没有占有，只有一种近乎悲壮的祝福——他爱她，所以希望她幸福，哪怕那份幸福与他无关。

世间最深沉的爱情，或许就是如此：既有小我的柔情，也有大我的担当，更有一种无私到令人心碎的成全。

1945 年，抗战胜利。薛介民活着回来了。在美方希望他留美工作的优厚待遇面前，他毅然归国——祖国、家乡、爱人在他心中的分量，超越一切。

他见到姚明珠的那一刻，或许什么话都没有说。那些以“亿”为单位的秒数，是他们分离的见证，也是他们重逢的序章。终于，两人结束漫长的异地苦恋，回到仙游老家结婚。

可那份“志同道合”的初心，从未熄灭。

1948 年，他们接受秘密任务，先后赴台潜伏。他担任空军中校飞行安全官，她开办妇产科诊所。表面上，他们是体面的军官与医生，暗地里，他们是并肩作战的地下工作者。在这座孤岛上，他们过着刀尖舔血的日子，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密。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并肩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信仰，同生共死。

薛介民曾多次策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回归大陆。其中，被他策反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毛履武，于 1949 年驾驶 P-51 战斗机起义飞回大陆，随后驾机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受阅飞行。当毛履武的战鹰从天安门上空呼啸而过时，那片天空里，也承载着薛介民遥望故国的目光。

1958 年 9 月，因叛徒出卖，两人同时被捕。

四年多的牢狱，严刑拷打。他们死守秘密，不曾出卖任何一位战友。在同一座监狱里，他们或许曾隔着铁窗听到彼此的脚步声，虽无法相见。

在那间阴暗的牢房里，薛介民用故乡的山水寄情，给莆籍乡亲张元凯、吴珍玉夫妇写下了最后的绝笔：“木兰溪水长久在流，白鹤岭高壮地站立，乡亲至爱之恩永不能忘。”木兰溪，是家乡的母亲河；白鹤岭，是家乡的高壮山岭。他用一生中最柔软的地名，向爱人、向故土、向那些义薄云天的乡亲，做最后的告别。

1963 年 1 月 31 日，农历大年初七。天还没亮，他们就被押赴刑场。数声枪响划破天空，薛介民身中五枪，姚明珠身中三弹。薛介民时年 47 岁，姚明珠时年 46 岁。

他们没有哭泣，没有畏惧。因为他们早已用“亿秒”计算过思念，早已用“一生”兑现了誓言。死亡或许可以终结生命，却永远无法终结一段扎根于信仰的爱情。

他们为三个孩子取名：人望、人星、人华。

三个名字连在一起，是“希望红星照耀中华”。那是他们留给未来的期许！即使自己倒在黎明之前，也相信未来的中国，必定是一片赤旗的天下。

2013 年，薛介民、姚明珠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2014 年 4 月，他们的灵盒经美国辗转回国，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离家 66 载，他们终于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而在故乡莆田，木兰溪水依旧长流，白鹤岭依旧站立。湄洲日报社、枫亭塔斗山的两处“白鹤木兰”展厅里，仍在无声地讲述他们的故事。展厅自 2021 年以来已接待各界人士近二万人次。他们的三个孩子们，没有辜负父母的期许。2015 年，他们的儿子薛人望、儿媳李黎在家乡成立“姚薛烈士纪念基金”，以父母之姓冠名，以烈士抚恤金为种子基金，每年资助仙游县的困难学子。十年间，累计捐资 281 多万元，帮扶家乡困难学子 750 人次。从“飞天卫国”到“星火助学”，这份爱从未中断，它换了另一种方式，继续滋润着木兰溪两岸的土地。

如今，硝烟早已散尽。而那段以“亿秒”计算的爱情，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依然在书页间、在史册里、在每一个读到它的人心中，安静地诉说着——

有一种爱，是把爱人送给了祖国。

有一种浪漫，是用秒计算思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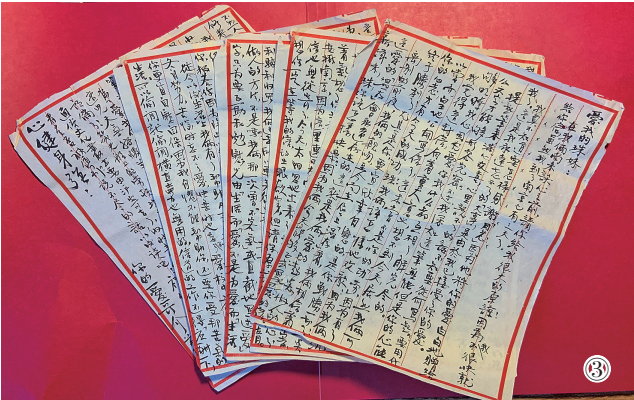
有一种信仰，是并肩赴死。

那封写在信封上的数学公式，终究成了一段最唯美的情诗。它告诉后来的人：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里，最坚不可摧的爱情，从来不是花前月下的誓言，而是两个人为了同一个理想，心甘情愿地并肩走向牺牲。

他们从未分离，因为他们把彼此，永远留在了信仰的春天里。

与李黎老师的三次相逢

□李新霞



图①：在“白鹤木兰映忠魂”采风活动中，作家们与李黎在薛介民、姚明珠像前合影留念。

图②：薛介民写给姚明珠的信件，信封上郑重地写下了两个算式，用秒计算两人离别的时间。

图③：薛介民写给姚明珠的信件。 李俊华 摄

缘分是一场无声的雨，轻轻滴落在心尖上，温暖了我的四季。茫茫人海，相逢本是偶然，我与李黎老师，便是如此。

初见，在最美人间四月天。她宛如一瓣春花，千簇拥的人群中，于鼓号声声里，款款而来，优雅、知性、阳光、从容，有着我从未见过的清朗。匆匆一瞥，好似轻羽拂过心湖，漾起层层涟漪。心底不禁暗自发问：如此阵仗，来者究竟何人？说实在的，接到学校通知带领鼓号队参加欢迎仪式时，我只知晓时间、地点与任务，其余一概不知。那一刻，有点懊悔当时怎不多问一嘴呢。凝眸相望，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当我老了，也要活成她现在这个样子。

仪式过后，薛氏祠内人潮涌动。我立于人群之外默默凝望，偶尔举起手机拍照，也只能捕捉到零星碎片，难见李黎老师全貌。于是，我在仰望中揣摩，在好奇中猜测。后来听旁人说起，才晓得她是知名作家。一回到家，我便迫不及待地翻阅资料，查找关于她的故事。

李黎，知名旅美作家，祖籍安徽，生于金陵，长于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后远赴美国深耕深造。她是莆田籍英烈薛介民、姚明珠未曾谋面的儿媳。为追溯公公婆婆隐蔽战线革命的峥嵘过往，她踏遍山河、寻访史料，耗费数十年心血著成纪实佳作《白鹤木兰：烽火中的大爱》。以笔墨为炬，重启尘封岁月，让隐匿于乱世的家国大爱、赤诚忠魂，再度熠熠生辉，为后人所知。

机缘巧合得以遇见李黎老师。那日，隔着人群，我静静地观望着，未敢靠近，更别说是与她搭话。是夜，枕着雨声入眠，梦里都是她亲切的身影，还有与她交谈甚欢的情景。这算是弥补匆匆一面的缺憾，然而梦醒时分，依旧空留一缕怅惘。遇见她，是最美的缘，也是最美的风景。原以为，这惊鸿一瞥便是故事的终点，世事难料，谁承想，来年花开时节又逢君。

再见，光景依然。那人，那鼓号，那场景，一如往昔，唯独改变的，是我的心境。当李黎老师和爱人薛人望携手入场时，我感觉不再陌生，而是格外亲切自然。她一身素净穿搭，红衣黑裤，再搭一条红白相间的丝巾，一头微黄的卷发，架一副墨镜，洋气、大方，特显气质。飒爽又淡定，微微扬起的嘴角，足以灿烂我的整个春天。

在薛氏祠内，昔日的画面重现，大家照旧围着李黎老师夫妇。这次，我斗胆上前拍照，手机相册因

铁窗切割的月光，数了又数一千三百多个日夜，堆成了山而山是哑的——他们不说。疼痛在骨缝里凿字，凿了一千三百多个日夜。凿成粉末，而粉末也是哑的白鸽飞过海峡时翅膀没有颤抖木兰溪在远方，流成一道不肯愈合的伤口酷刑室里，铁与肉交谈用嘶哑的沉默

他们交出骨头，交出血交出心跳里最后一寸春天却不交出——那个滚烫的词一个词，比子弹烫比海更深，比一千三百多个日夜更长。他们把它含在舌尖像含着一粒火种等它烧穿黑夜直到骨头全松了像被风解开的绳结直到肉身变成一张写给未来的信纸，字迹

一千三百多个日夜——致薛介民、姚明珠烈士

□林文坤

依然清晰——那是从烽火中走来的身影那是鹰的姿势俯冲，不是为了坠落是为了在最后一刻把灵魂举得更高如今，一千三百多个日夜早已沉入海底，而海面上白鸽飞过，翅膀上写满他们沉默的轰鸣



仲秋杂题五首

□予怀

松

当年游宦大蚶山，直为虬松意自酣。
三十里外浮苍翠，瘦石寒云一枕间。

秋分

梧叶萧萧雁影凉，蟹肥粟熟桂初香。
人间最喜秋分日，一片清辉寄意长。

院中

秋光院落夕阳斜，细细风梳月季花。
恰是蓬头小稚女，滑车往复笑声赊。

溪畔秋怀

日溪边傍水行，莺啼未已又蛩鸣。
少年意气今何在，一任秋风对晚晴。

秋节月下

玉镜凌空漾远芬，婆婆水影绝嚣尘。
今夜酒酣何处去，泗华溪畔人如云。

莆田作家张玉泉诗集《人间道》出版



近日，莆田作家张玉泉的首部中英双语诗集《人间道》由海峡文艺出版社正式推出。诗集从作者 300 余首旧作中

选出 105 首，被作者视为“前半生的一个注脚”。

作为一部中英双语诗集，《人间道》以汉语诗歌为本，配套英译文本，既留存了汉语诗歌独有的语感与意境，也让诗歌拥有跨语言传播的可能。诗作根植于诗人的生命体验，不刻意追逐宏大叙事，直面人生的复杂、偶然与矛盾，书写普通人行走世间的困顿、沉静与起伏，在个体生命的体察之中，叩问人生道路的多重可能。这部诗集带着闽海乡土底色，把半生的思索、悲欣，凝练成一行行诗句，呈现一位本土写作者漫长、审慎的自我写作历程。《人间道》以中英双语形式呈现，既是作者对自己数十年诗歌创作的一次系统梳理，也为莆仙本土文学走向更广阔的读者群提供了一份新的样本。

张玉泉，笔名楚鹰，出生于莆田南日岛，二级作家。多年来坚持诗歌、散文与文学评论创作，作品刊发于《诗刊》《诗歌月刊》《福建文学》《福建日报》《西部》《天津诗人》等国内主流文学报刊，多篇作品入选《中国新诗年鉴》。作为一位扎根闽地、持续深耕文本的本土写作者，张玉泉的诗歌创作深受海岛与兴化大地水土滋养，评论者曾以“水”与“地域”为线索解读其作品中的生命况味与乡愁情结。 晓谈

井台边的石菖蒲

□陈彦彰

老家后院，西墙根下立着一口青石井。

井沿是整块花岗岩凿成的，边缘磨出了一圈温润的弧度。井台青石板的缝隙里，嵌着暗绿色的苔藓。东南角的石缝中，不知从哪年起，兀自生了一丛石菖蒲。叶丛纤细如剑，终年常绿，风一吹，齐刷刷向井口倾斜。这口井，是老宅的心脏。

大学离家住校，喝水不过是饮水机龙头一转的事。可每次回老家，我总弃了自来水不用，执意提着桶去井边。井绳是新换的尼龙绳，绳头系着那只掉了瓷的铁皮桶。握住井绳，粗糙的纤维嵌进掌心。手臂一扬，铁皮桶打着旋儿坠下去，“咚”的一声砸在水面上，那声响在井腔里回荡，清越。往上提时，井绳与滑轮摩擦，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

提上来的水，清冽得能照见人影。手探进去，凉意从指尖钻到胳膊肘。夏天掬一捧洗把脸，燥热就退了。

奶奶最懂这井水的妙处。她午后常坐在井台边腌咸菜。她把洗净的芥菜摊开，水珠顺着菜叶滚下来，落在菖蒲丛的石缝里。洗好的黄豆也用井水泡，说是井水养豆，磨出的豆浆醇厚。

石菖蒲不挑土，倚着青石，饮着井汽，便长得郁郁葱葱。端午前后，叶丛间会抽出淡黄绿色的花序，凑近了闻，有一股清苦的草木香。奶奶会掐几枝最挺拔的菖蒲叶，用红绒线扎成小巧的剑形，别在我衣襟扣眼上。“端午插菖蒲，不怕五毒侵。”那抹青绿，那缕清香，是童年最深的夏日记忆。

我问过爷爷，这菖蒲是谁种的。他摇着蒲扇，看着那丛绿意说：“没人种，它自己长出来的。就像这口井，就在这儿了，守着咱们家。”

那时不懂。后来走过一些路，才明白有些东西，本就是岁月的馈赠。

每次离家前，我都会去井台边站一会儿。用指尖拨弄一下菖蒲的叶片，摸一摸冰凉滑润的井沿，再看一眼那只悬在半空的铁皮桶。井水里，映着我年轻的脸，也映着故乡的云。

我知道，无论走多远，这口井都在。这从菖蒲也在。它们静静守在那里，等我回来，掬一捧井水，洗一把脸。